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破除认识误区把准新质生产力要义

原 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提升，这一标识性概念是从我国发展实践中概括提炼而来的，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人没有充分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将其视为应对短期困难的被动举措，未能从主动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发展阶段转换的高度，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瞻性和关键性；有人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认为攻克几项“卡脖子”技术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未能认识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也未能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带动整个产业体系深度转型升级；还有人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理解为扶持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特定热门行业，忽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不顾自身禀赋条件盲目跟风布局，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层面，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

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影响最广泛的部分，代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既顺应当代中国发展实际，也符合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需要，应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高度来理解。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瞻布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革命，无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回顾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历程，从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机械化，到19世纪中叶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信息化，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而每次工业革命都意味着全新通用技术普遍应用，推动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迭代升级，从而带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跃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领域新技术同时爆发、相互赋能，带来全球科技和产业版图的重塑。对于中国来讲，这既是必须抓住的“窗口期”机遇，也是必须直面的“大洗牌”挑战。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握历史主动，积极应对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将对未来趋势的洞察转化为当下的战略行动，从而在全球发展浪潮中掌握主动权。

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贯彻新发展

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举措。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我们过去的发展实践中，往往侧重于要素投入的规模和产出的总量，比如劳动力、资本、资源的大量投入，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外延式、规模扩张型的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在于旗帜鲜明地将“质优”作为关键和前提，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具有高度的引领性和统合性。进一步看，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能够凝聚共识、明确方向，为各级政府、经营主体和社会各界提供清晰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对外则向世界宣告，中国将彻底改变依赖资源投入、低成本扩张的传统增长逻辑，走创新驱动主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国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是推动科产创新融合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二者深度融合、共生演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重大科技创新为主导，不仅意味着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更在于推动生产要素的扩展升级和创新性配置，从而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劳动形态的演变。从科技发展史来看，技术进步除了按常规积累之外，亦会在某些时点出现革命性突破。这种革命性突破不仅带来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还会引发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技术革命性突破往往不是某项单一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而是众多技术和实践构成的技术体系实现整体换代，因此往往体现为“划时代”的进步。对于生产力来讲，这种“划时代”的进步意味着范式转换——不是在原有赛道上跑得更快，而是开辟一条全新赛道。

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和有力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创新为载体，不仅将特定新技术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更重新定义市场需求和人民生活方式，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新兴产业来看，产业创新既体现为用革命性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又体现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产业的发展。从新模式来看，产业创新打破原有价值创造逻辑和分工边界，对价值链进行解构和重组，创造出全新的交易结构、盈利方式、协作机制，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从新动能来看，产业创新推动生产边界的拓展，包括推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起。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取新的供应来源、形成新的组织等，这将带来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升，类别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个别产业的“单兵作战”，而是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进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一方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主动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为产业创新提供原动力。另一方面，以产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充分发挥我国市场需求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的突出优势，围绕产业创新的重点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为此，要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由企业、高校院所等协同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产业来划分哪些属于新质生产力，哪些不属于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既可以在新兴产业中发展形成，也可以在传统产业中存在，很多传统产业在经过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后，同样可以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各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必须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谋划、系统推进重点领域发展，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避免“内卷式”竞争。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因地制宜推动生产要素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建立在生产要素优化升级和创新性配置基础之上。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新型生产要素不断涌现并被广泛使用，其中既包括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型劳动者，也包括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软件平台、物联网等新型劳动资料，还包括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新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直接决定着土地、劳动

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效率，从而影响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经常体现为更多新型生产要素被广泛使用的过程。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禀赋和发展条件，积极培育新型生产要素，推动生产要素优化升级。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先进设备及科创平台等有形资产的投入，也加强教育、人才、就业等领域的无形资产投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生产要素条件。

坚持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相结合，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大量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成熟、应用和扩散。要抓住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对于产业基础较好、科技水平较高、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来讲，要敢于创新、锐意进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争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促进重大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快速涌现、深度应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对于产业体系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地区来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不能简单地放弃传统产业，而是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其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增强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坚持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塑造区域发展优势。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贯彻落实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总体要求，落实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相关部署，找准自身定位，坚持协同发展、错位发展、联动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网络空间体系。尤其对生态脆弱地区而言，要始终牢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把生态要素纳入生产要素体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生态友好型产业，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推动生态资源从被动保护向主动增值转化，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强人才协作，优化人才结构，完善有序流动机制，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这里的“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既强调区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聚焦人才与区域双向赋能，旨在优化人才空间布局，破解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衡、中西部人才竞争力薄弱等问题，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人才强国建设的角度看，这是推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无论是人才中心，还是创新高地，都体现为人才一定数量级的“集聚”，人才的“聚”必然要求人才有序合理流动，也必然会涉及人才跨区域布局。这对人才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加强对战略科技力量的一体部署、统筹配置，还要进一步提高创新高地高层次人才集中度，提升各类人才与各地产业匹配度，实现人才合理布局、协同发展。

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人才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还通过技术扩散、创新赋能等方式，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各地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才资源的统筹配置和均衡布局提出了新要求。区域均衡发展不只是资金、项目、产业的均衡布局，更重要的是人才均衡配置。产业落地、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提质等，这些方面都离不开人才支撑。立足新发展阶段，唯有持续加强跨区域人才协作、系统性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常态化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破解人才区域分布不均、供需错配、流动不畅等突出问题，才能形成梯次联动、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人才发展新局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进一步看，由于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人才流动和集聚还存在一些地域壁垒和障碍，人才分布的区域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高端人才集聚过剩、部分领域人才同质化竞争加剧，中西部和基层地区人才紧缺，城乡区域人才布局不均衡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从人才开发角度看，仅仅依靠过去某一地区、某部门“单打独斗”式的人才培育模式，既不符合人才发展规律，也不适应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眼下，一些地方掀起“人才争夺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区域人才生态，不符合人才良性可持续发展要求，也不符合国家发展全局和整体利益，亟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考虑人才发展。

当前，促进我国人才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体系化的政策支持 and 制度保障。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作出重要部署，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方向，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在地方实践中，一些地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共建共享人才评价、职称互认、科研资源互通机制，实现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有的省市通过打造一体化人才生态圈，统一人才认定标准，推动人才跨省市流动。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候鸟式”服务、设立“人才飞地”等方式，降低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各类成本，打破各类人才跨区域工作的时空约束，为人尽其才和协调发展提供资源和技术保障。此外，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平台等快速发展，也为人才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体上看，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既涉及人才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又涉及不同区域对人才的需求、吸引和承载能力，但归根结底是要确保人才区域布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一方面，重视优化人才区域供给布局。聚焦各地主导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分类分层“引育留用”紧缺人才。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可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重点培育引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打造科技创新人才高地；中西部地区可立足特色农业、清洁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定向培育本土实用人才、乡村振兴人才和生态环保人才，破解产业发展人才瓶颈。同时，各地应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布局，紧扣本地支柱产业深化产教融合，就地输送产业急需人才，为本地和周边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蓄水池。

另一方面，重视完善人才流动机制。要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为各类人才有序合理流动提供制度和技术保障。建议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上下功夫，缩小区域城乡间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打破户籍、身份等制约，消除人才流动隐形门槛，保障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合法权益，规范人才跨区域流动秩序，加大欠发达地区人才吸引力。同时，借力人工智能技术，强化数字赋能，完善整合跨区域人才数据库，提升人才匹配效率。

此外，还要进一步用好各类人才帮扶计划。深化“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科技特派员等人才项目，创新人才区域调剂、对口帮扶机制，进一步统筹东中西部、城乡人才协同发展，发挥发达地区人才资源富集优势，带动欠发达地区补齐人才短板，形成全域联动的人才协同发展格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 编 高 妍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

筑牢海洋强国建设的文化软实力

邢文利

“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我国是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发达的海洋经济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而优秀传统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和软实力。二者深度融合，对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至关重要。

海洋经济是一个涵盖渔业、航运、能源、生物医药等的复杂系统，海洋文化则体现着关于海洋的思想、观念、行为和习俗等。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深度融合，指的是将海洋文化所蕴含的历史记忆、精神气质与审美符号作为生产要素，系统性地嵌入海洋经济的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品牌营销与消费体验全链条，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共生互促。这一融合模式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重要形态，以其独特的差异化增值效应、深层的情感连接能力和持续的品牌溢价潜力，成为推动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我国拥有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孕育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存。对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海洋经济来说，推动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不仅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增长动能、以人文价值重塑产业逻辑的关键着力点。面对全球海洋产业竞争加剧与文化消费升级新趋势，沿海地区必须聚焦经济与文化

深度融合这一重要抓手，探寻新的价值源泉和发展路径，推动海洋经济向品质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依托绵长的大陆海岸线与丰厚的海洋文化遗存，我国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融合发展态势良好，已形成覆盖滨海文旅、现代渔业、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的融合业态，成为促进沿海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总体来看，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增强海洋文化资源向生产要素转化的能力。近年来，这一进程明显加快，呈现许多积极变化。一是文化赋能产品价值提升加速。比如，大连将渔家文化、老码头文化植入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品牌叙事，推动产品从“原字号”向“品牌化”跃升；青岛将海洋民俗文化植入海产品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推动产品从“论吨卖”向“论克卖”转变；舟山依托渔民画、渔歌子等非遗资源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推动非遗从文化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二是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比如，海南依托疍家文化、妈祖文化打造沉浸式海洋文化体验街区；福建将海丝文化融入滨海旅游线路设计，打造“海丝文化+滨海休闲+跨境合作”的海洋文旅经济带。三是政策引导与品牌培育力度加大。出台推动海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支持沿海城市打造海洋文化IP，建设海洋文化主题园区，涌现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开渔节”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节庆品牌。当然，也应看到，当前融合仍处于资源叠加向价值共创过渡的阶段，创意人才与创新生态支撑不足、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深度融合，需立足我国丰厚的海洋文化资源禀赋与沿海产业基础，以文化赋能为内核、以创意转化为关键，促进文化要素与产业要素深度耦合，传统业态与新兴业态协同发展，推动融合从表层叠加、资源依赖、单一产品向深层互嵌、创新驱动、综合体验转变，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深挖海洋文化内涵。聚焦渔耕民俗等文化资源，系统开展海洋文化普查与基因解码工程，提炼具有辨识度和感召力的文化符号；鼓励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协同发力，推动海洋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沉睡的文化遗存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资本。同时加快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建设海洋文化数字资源库，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海洋文化体验场景，让历史“活起来”、让文物“会说话”，拓宽文化传播和价值转化通道。

第二，培育融合新业态。深化“文化+旅游”“文化+渔业”“文化+体育”等跨界融合模式，依托沿海城市与海岛资源，开发海洋文化主题民宿、非遗工坊体验、渔村深度研学等沉浸式产品，推动滨海旅游从传统观光型向文化体验型转变；鼓励海产品精深加工与文化创意设计相结合，将海洋故事、民俗符号等融入产品包装和品牌叙事，提升产品文化溢价；积极发展海洋文化演艺、海洋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培育一批具有文化深度

和市场活力的融合型经营主体。

第三，打造品牌IP体系。支持沿海城市立足在地文化特色打造海洋文化IP，构建“一城一品、一岛一韵”的差异化品牌矩阵；高质量办好“开渔节”等活动，提升品牌影响力与消费带动力；加强区域品牌整合与联合营销，推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区域海洋文化品牌串珠成链，形成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文化旅游线路和品牌集群。

第四，完善要素和平台保障。强化海洋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引导高校开设相关交叉学科，探索“非遗传承人+设计师”师徒制培养模式，壮大复合型人才队伍；可考虑设立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参与文化项目，拓宽融资渠道；探索搭建海洋文化资源交易与创意孵化平台，为文化IP授权、衍生品开发、成果转化提供一站式服务，打通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通道。

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深度融合，还要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加强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协同，促进蓝色碳汇与海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又要构建海洋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推动海洋文化场馆与海岛旅游设施绿色化改造，形成文化传承、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作者系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